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十二

漢 荀悅 撰

孝武三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初季與

主家僮衛媼私通生青青冒姓為衛氏青長姊君孺即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為夫人陳皇后妬之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公孫敖為騎郎與壯士篡青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而李廣為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

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囊盛之廣佯死漸漸騰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為庶人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都王非薨謚曰易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

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貊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以為蒼海郡魯王餘薨謚曰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謚曰定王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溼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几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

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鼂錯是也今令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豪傑兼幷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

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為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為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

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爲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即當五鼎烹即西入關既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車葬之上聞之謂孔車爲長者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稚斜單于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

屯公孫弘以為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將軍公孫賀遊擊將軍蘇建彊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為漢兵遠不能至也衛青徑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

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户而封青三子為列侯青固辭于封上不聽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既登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厲賢

才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無不以侯拜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嘗為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舉上甚賢之

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人與參謀議請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仰衣食身為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即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為忠不知臣者以為不忠黯又曰公孫弘位為三公而為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國以

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為名且無顯之
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為有讓益厚待之弘為人慎
厚事後母孝謹辯論有理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每
朝會議開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然外
寛内深意忌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郄竟報其私弘與仲
舒同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為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
吏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適絶漠北大尅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曰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為庶人憂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

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月氏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内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

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婼羌國沮沫國精絶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秅國西夜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陸國渠類谷國郁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狐胡國三山國車師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扜彌國于闐國難兜國莎車國温宿國龜兹國尉犂國危須國鄯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

六七千戸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

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罽賓者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坂狹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

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奴後稍彊盛徒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苜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有市肆然以銀為錢文為騎馬曼為人面出封牛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

里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船商賈書革旁行為書記其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曼為夫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大馬雀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四十萬與安息同俗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祁連山閒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嬀水

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霜翕侯四曰肸頓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戸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葢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為人頭曼為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國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入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為光明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考焉十有一月癸酉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

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今郊禮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己而待之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

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爲元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来降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黄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以為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陰治戰攻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人

輕薄妄以妖言阿諛安又以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以壅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三縣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名中郎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今臣將見王宫中生荆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否臣將爲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紀綱

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未太平然猶為治也王曰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絶人常為士卒先須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悦復曰公以吴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吴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絶為天下

笑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
緩輕兵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塞轘轅守伊
闕之道陳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
耳何足憂人言絶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
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
恐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閒矣諸侯頗
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還

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致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比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兵可二十萬公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儒術之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濵之粟致乎江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嘗致千百萬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仙多齎童男女三千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怨痛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

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廣大呼劉項並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一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發行化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

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為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臣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復名被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偽為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

豪傑及耏罪已上赦令除家産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幸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爲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

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憚黯也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偽失火宮中丞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已發覺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為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

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以為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請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

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

乙巳晦日有食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

從旁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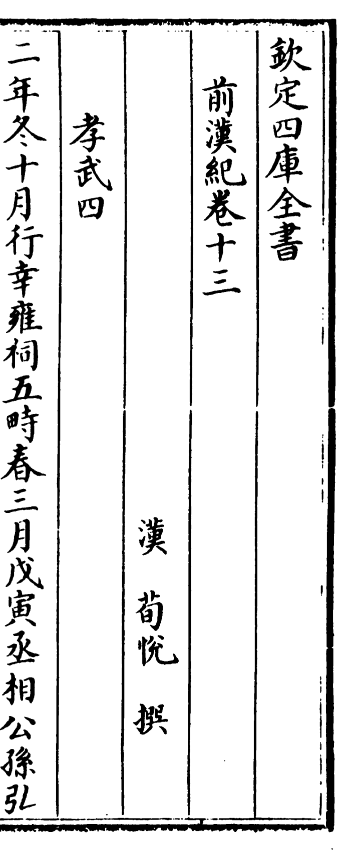
前漢紀卷十二

前漢紀卷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武四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遬濮陟孤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耆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鏖皋蘭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
孺為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
初以侍中為票鷂校尉從衛青擊匃奴有功封冠軍侯
及至是役增封二千二百户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
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
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匃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
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副之

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乃為圜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略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廣亦為庶人廣嘗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凡十人及女弟徵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四女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没建臨視之

大笑以為樂卒皆死宫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嚙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宫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黄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膠東王寄覺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為王秋昆邪

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為列侯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數為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閼氏及弟倫俱没入官輸黄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廄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光禄

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纍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見母畫像嘗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為上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為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以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馬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為酇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是時昆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

上召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為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為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不許之及式為中郎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

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

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

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

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為白金三品其一重

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差小而方之其

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楕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幣罪死於是孔僅為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為侍中言利事皆析秋毫而始算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販賣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

所年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踊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

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嘗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為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寛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春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顛顔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後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

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耶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户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

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為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為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没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關内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諱云鹿觸殺之

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

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朕承天序唯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共朕之詔唯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厥有不臧無乃凶於乃國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癈疾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大將

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軍陳長安至茂陵為冢塋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為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蹈用古兵法上為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寵而衞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肎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為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

光字子孟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任光為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侍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宫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禄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為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

至昔秦始皇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蕃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之為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止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

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
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坐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
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使膠東魯國
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以為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
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
變故有專己之義今天下為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

巡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
國廢不足為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偃以前三奏不
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
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
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
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為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
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
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

守而去徒步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

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廹責湯湯為書謝因
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
曰湯為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
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
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
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訣世主接士
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

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為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為郎給事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

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郎中令安世寛仁與父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南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行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十有

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敎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為真定王徙代王義為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内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

夏封方術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黄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為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宫中畫太乙諸鬼神像常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歳餘其方不效乃為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

誅上既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而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效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至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乃言與老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為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柏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其後方多不效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為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黄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黄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猒倦然

猶覊縻不絶兾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為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乙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通飲食所欲言又置壽宫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言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絶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為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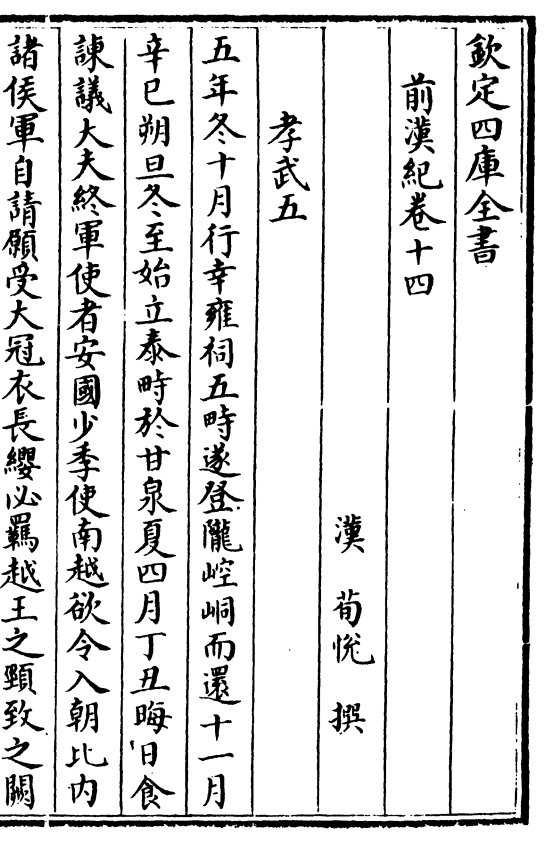
荀悦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

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

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彫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

慶爲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商爲泗水王

前漢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十四

漢 荀悦 撰

孝武五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登隴崆峒而還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畤於甘泉夏四月丁丑晦日食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

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裝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内屬初尉佗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佗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仗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隂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内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

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蝦蟇鬬闕下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爲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别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黄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腰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幸緱氏左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為獲嘉縣以南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横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

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廵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郉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為單于讋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黄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

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嵩高
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
室以三百户為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
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為太子太傅内史兒寛為御史
大夫夏四月癸卯上遂登封太嶽初議封禪諸儒對者
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
禪事上以問内史兒寛寛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

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寛為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兒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寛為之褚大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

不能及寛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已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閎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於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

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以候神朝鮮
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
遼東漢興以為其遠難守故以遼水為塞盧綰之反也燕
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
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為臣傳子到孫
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
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
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

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
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端數犯法有司請誅端上不忍凡
再削國去大半端怨讟端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
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
欲以法治端端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

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於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魚於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

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祀髙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詔曰蓋有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巳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

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上甚重之以為昌邑王太傅十有二月檀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宫春二月起建章宫夏五月正律歴以寅月為正首色尚黄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歴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為正殷以丑月為正周以子月為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形其衡在丑故十二月為地統正月乾

之九二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為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至丑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厯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

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角者觸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緐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為心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

為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旅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達物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甤賓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林君也言陰受陽任君種物也夷則

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黄鍾黄鍾之律長九寸為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黄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㽔賓三分㽔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

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
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黄鍾始而
左轉八八六十四為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
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黄鍾之
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黍
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一引
而五度審矣職在内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本起黄鍾之龠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

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龠者興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黄鍾之重龠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之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為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為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

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為法式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夫推歷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

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大蝗自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為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宫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路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於郡國奮長子建

為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為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為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為丞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為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没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兒寛卒初寛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為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為從史從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吏莫知所為寛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為誰為之湯對曰臣從史兒寛湯由是以寛

為奏讞掾徙為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為太中大夫遷左内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内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繈負不絶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廵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禄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彊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
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肎給食食乏而還往來
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
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驢騾馲駝
以十萬數多齎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
道小國皆送迎給稟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
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

擇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昧蔡為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焉還玉門關入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之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畤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石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

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
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媠
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
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荅曰尊官在帝不在
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上
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為
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
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者

乃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顔色毀壞必有吐棄我意尚復冐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宫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為將軍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

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由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民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

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肎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天雨白氂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宇軍

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為賈利使文吏議不至重法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案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凡當户之子上使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弦皆倒虜還走上山

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闘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日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君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車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

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歎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為右校王上聞陵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

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遊說後捕得匈奴生口
言陵教單于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
之曰教單于為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
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
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歎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
自黃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
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

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闒茸之間尚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為之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傑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技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趨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抑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塲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為陵之不死直欲得當

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效其欵欵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

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為太史公自敘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本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初榷酒酤三月上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

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

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紀卷十四